



中俄文学
互译出版项目

俄罗斯
文库

群魔

〔下〕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南江／译

Бес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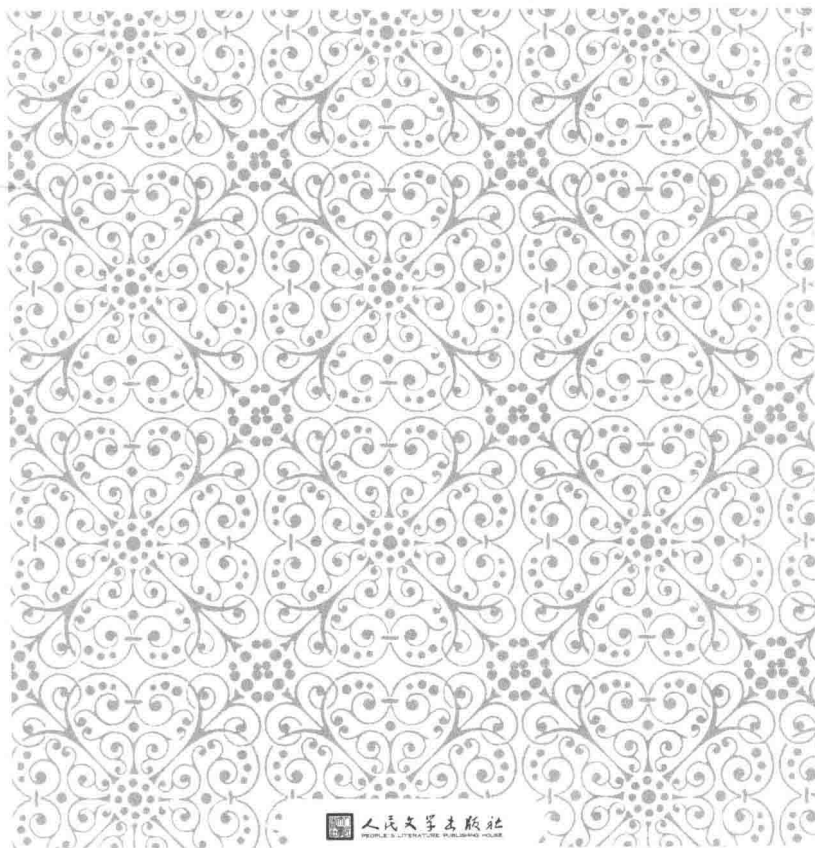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群魔 [下]

Бесы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南江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
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
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
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第 六 章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忙碌不堪

—

节日的日期终于确定了，而冯·列姆布克则越来越忧郁，心事也越来越重。他充满种种奇怪而又不祥的预感，这使尤莉娅·米海洛夫娜深为不安。的确，事情并不全都那么顺利。我们先前这位性情温和的省长对省里的事情处理得并不完全井井有条；目前我们正受到霍乱的威胁；有的地方，牲畜大批死于瘟疫；整个夏天，城乡火灾猖獗，而在老百姓当中关于有人纵火的愚蠢怨言却传得越来越广。盗窃案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当然，倘若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其他种种更为重要的原因扰乱了迄今一直很有福气的安德列·安东诺维奇的平静，那么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尤莉娅·米海洛夫娜最为吃惊的是，他一天比一天变得沉默寡言，而且奇怪的是，一天比一天守口如瓶了。可是他又有什么值得隐瞒的呢？诚然，他很少反对她的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百依百顺的。譬如说，由于她的坚持，为了加强省长的权力，采取了两三项非常冒险而且几乎是违犯法律的措施。还出于同样的目的做了几件凶多吉少的、姑息养奸的事；例如有几个人本该送去审判并流放西伯利亚，然而仅仅由于她的坚持，反而却得到了奖赏。对一些申诉和要求，照例是不予答复。这一切日后都被揭露出来了。

列姆布克不但什么文件都照签不误,甚至对自己的妻子在多大的程度上插手他履行职责的问题也置之不理。可是他却常常忽然为了一些“完全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暴跳如雷,使尤莉娅·米海洛夫娜感到奇怪。当然,他这是感到需要用一些短暂的反抗来补偿他一天天的俯首帖耳。遗憾的是,尤莉娅·米海洛夫娜尽管洞察幽微,却不能理解高贵的性格中的这种高贵的奥妙之处。呜呼!她还顾不上这一点,因此就产生了许多误会。

有些事情我这里就不去细表了,而且我也做不到这一点。议论行政管理方面的种种失误也不是我的任务,因此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我也就完全避而不谈了。我在开始写这部记事的时候就给自己提出了另一些任务。此外,有许多事情都会被刚刚派到我省来的调查机构揭露出来,只要稍待一些时日便见分晓。不过有些情况依然不能不作一些交代。

但是让我继续交代尤莉娅·米海洛夫娜的情况吧。可怜的女人(我很可怜她)下车伊始就采取了一些激烈而又古怪的行动,其实她根本不必如此就能得到使她为之神往的一切(荣誉等等)。然而不知是由于她富于幻想,还是由于她在青春年少的时候长期遭到种种不幸,一旦时来运转,她突然感到自己负有一种十分特殊的使命,几乎就是一个接受登基涂油式^①的女皇,“在她头顶上闪动着一条火舌”,而不幸的根源也就在这条火舌之中,因为它毕竟不是可以罩在每个女人头上的假发。可是要让一个女人相信这个真理,却是一桩再难不过的事;相反,谁要是想投其所好,那一定会得到成功,于是人们便争先恐后地投其所好。可怜的女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各种不同势力的玩物,同时她又完全相信自己卓尔不群。许多聪明人在她身边发了不义之财,在她主持省政的短时期内利用了她的天真。在这独立自主的外表底下,却惹出了多少麻烦!

① 一种宗教仪式,用油涂抹登基者的前额,表示降福。

她既喜欢拥有大片地产,喜欢贵族分子,喜欢加强省长权力;又喜欢民主分子,喜欢各种新设立的机关,喜欢秩序、自由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贵族沙龙的严肃情调,以及围在她身边的那些年轻人的几乎是下流无耻的放肆。她幻想造福于人,幻想调解无法调解的人和事,或者不如说幻想让一切人和事都一起来崇拜她一个人。她也有一些宠儿;她很喜欢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顺便说说,他在跟她打交道时往往乞灵于极为粗俗的阿谀逢迎。不过他所以能赢得她的欢心,也由于另一种极其古怪而又最能说明这个可怜女人的特性的原因:她一直希望他能向她透露颠覆国家的整个阴谋!不论这件事令人多么难以想象,但事实就是如此。由于某种原因,她觉得省里一定隐藏着一起颠覆国家的阴谋。对这个问题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有些场合保持沉默,在另一些场合则又给予暗示,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她这种奇怪的想法。她觉得,他跟俄国的一切革命者都有联系,然而同时又热烈地忠实于她。揭穿这个阴谋,得到彼得堡的感谢,日后飞黄腾达,用“深情厚谊”来影响年轻人以防止他们走极端——这一切全都同时存在于她想入非非的头脑中。她不是已经拯救了、已经制服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由于某种原因,她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吗,所以她也能拯救别人。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毁灭,她能把他们全都拯救出来;她会把他们分出优劣高低;她会把他们的情況呈报上司;她将本着最公正的原则行事,甚至历史和整个俄国的自由主义说不定都会赞扬她的名字;而阴谋终究是会被揭穿的。一切好处霎时都会到来。

然而还是得让安德列·安东诺维奇在节日前变得快乐一些。一定得让他开心和放心。她抱着这个目的吩咐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前去找他,希望彼得能用只有他才懂得的什么安慰人的办法驱散她丈夫的苦恼。说不定彼得还会告诉他一些可说是第一手的消息给他消愁解闷哩。她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的伶俐乖巧上了。彼

得·斯捷潘诺维奇已有很久没有去冯·列姆布克先生的书斋。他飞也似的跑到他那儿的时候,那位患者正好处于特别懊丧的心境中。

二

出现了一种冯·列姆布克先生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的局势。就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不久前曾去饮酒作乐的那个县里,一名少尉被自己的顶头上司训斥了一顿。这件事是当着全连人的面发生的。那少尉还是个年轻人,不久以前从彼得堡来,一向沉默寡言、郁郁不乐、神色严肃,虽然同时又是个小个儿,胖胖的,长着红扑扑的脸蛋。他受不了这一顿训斥,蓦地向长官扑了过去,还出人意料地尖叫一声,使全连大吃一惊;他有点野蛮地低下脑袋向长官撞去,还把长官的肩膀狠狠咬了一下;人们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开。毫无疑问,他是发疯了,至少人们发现,近来他的行为非常古怪。譬如说,他把女房东的两尊圣像从他的寓所里扔了出去,还用斧子把其中的一尊斫碎了;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福格特、摩莱肖特和毕希纳^①的著作分别放在三个读经台似的架子上,并在每个读经台前点一支教堂里的蜡烛。从在他那儿找到的书籍的数量来看,可以断定他是个饱学之士。倘若他有五万法郎,说不定就会像赫尔岑先生在他的一部著作里^②以那么轻松愉快的幽默笔调提到的

① 福格特(1817—1895),德国博物学家;摩莱肖特(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毕希纳(1824—1899),德国生理学家。以上三人均系十九世纪所谓庸俗唯物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② 赫尔岑曾在《往事与随想》中谈到,一八五八年在伦敦的时候,曾有一个“武装中学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前去找他,并称自己带着三万法郎,要到大洋洲的马克萨斯群岛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一个移民区。此人是萨拉托夫的地主帕韦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赫梅捷夫,他到了新西兰(并不是像《往事与随想》中所说的那样去马克萨斯群岛)以后,便杳无音讯了。

那个“武备中学学生”那样，漂洋过海到马克萨斯群岛去了。他被捕的时候，在他的衣袋里和寓所里找到了整整一叠最为激烈的传单。

传单本身也是不足为奇的，在我看来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见得多了。何况这也不是新传单：据后来人们所说，它们跟不久以前在X省散发的那些传单一模一样，一个半月以前去过该县和邻省的利普京一口咬定，他当时就在那儿看见过完全相同的传单。然而使安德列·安东诺维奇感到吃惊的，主要是恰好与此同时，什皮古林工厂的经理给警察局送去了两三包夜间扔在厂里的传单，它们同从少尉那儿搜到的传单完全相同。这两三包传单还没有打开，因此还没有一个工人读过任何一张传单。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但安德列·安东诺维奇却忧心忡忡。他觉得此事复杂得叫人大伤脑筋。

在什皮古林兄弟开的这家工厂里，当时刚刚爆发“什皮古林事件”^①，我们曾吵吵嚷嚷地对这个事件议论纷纷，京城各报也对此事作了各种不同的报道。三周以前，该厂一名工人因患亚洲霍乱死去了；后来又有几个人染上了这种疾病。城里人人自危，因为霍乱正从邻省向这儿蔓延。我要在此指出，为了迎接这位不速之客，我们这儿已经采取了种种尽可能使人满意的防疫措施。但是什皮古林兄弟的工厂却不知为什么被忽略了，这兄弟俩都是百万富翁，而且结交了不少权贵。突然之间大家都嚷嚷起来，说这工厂是传染病的祸根和温床，说是就在这个厂里，尤其是在工人住宅里，长期以来一直肮脏不堪，即使根本没有霍乱，也能从工厂里自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书中描述的“什皮古林事件”，取材于一八七〇年五月在彼得堡发生的涅瓦纱厂的大罢工。这是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罢工，参加罢工的八百余人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罢工的组织性很强。罢工的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均被逮捕并交法庭审判。但本书对这次罢工的描述却非常片面而且很不充分。

行产生出霍乱来。当然,马上采取了措施,安德列·安东诺维奇也断然坚持要立即实行这些措施。工厂在三周内被打扫干净了,但什皮古林兄弟却不知由于什么缘故把工厂关闭了。什皮古林兄弟之一经常住在彼得堡,而另一个在当局下令打扫工厂以后也到莫斯科去了。经理着手解雇工人,而且像现在查明的那样无耻地欺诈他们。工人们开始抱怨,要求付给公平合理的工资,还愚蠢地到警察局去申诉,不过并没有大叫大嚷,也并不那么激动。就在这当儿,安德列·安东诺维奇收到了经理送来的传单。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不经通报就飞也似的闯进了书斋,仿佛是个密友和自己人,何况他还是受尤莉娅·米海洛夫娜之托前来的呢。冯·列姆布克见到他就闷闷不乐地皱起眉头,冷冷地在桌子旁边站住了。在这之前,他一直在书斋里踱来踱去,跟他办公厅的官员布柳姆二人单独地讨论着什么问题。这布柳姆是他不顾尤莉娅·米海洛夫娜极为强烈的反对,从彼得堡随身带来的一个非常笨拙而又忧郁的德国人。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进来的时候,这位官员已经退到了门口,但并没有出去。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甚至觉得,他跟自己的上司有点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个眼色。

“嗨,我终于把您给逮住了,您这个躲躲闪闪的一省之长!”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笑着喊叫起来,并把一个巴掌放在桌上的一份传单上,“这增加了您的收藏品吧,嗯?”

安德列·安东诺维奇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脸上仿佛有什么东西蓦地抽搐了一下。

“请您走开,马上走开!”他气得发抖地叫道,“您胆敢……先生……”

“您这是怎么啦?您像是在生气?”

“请允许我向您指出,阁下,从今往后我根本不想再忍受您的无理取闹,并且要求您记住……”

“嘿,见鬼,他当真了!”

“您住嘴，住嘴！”冯·列姆布克双脚跺着地毯，“您胆敢……”

上帝知道这样下去会造成什么局面。唉，除了这一切以外，还有一个无论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还是尤莉娅·米海洛夫娜本人都毫无所知的情况。不幸的安德列·安东诺维奇心情非常不好，近来他开始暗暗地嫉妒起自己的妻子对待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态度来了。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尤其是在夜间，他度过了一些极其令人不快的时刻。

“我认为，倘若有人接连两天在深更半夜单独向您一个人朗读自己的小说，并想听听您的意见，那他起码总得放下这种官僚架子……尤莉娅·米海洛夫娜待我可是很亲密的；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甚至有点尊严地说道，“您的小说正好就在这儿。”他把紧紧地包在一张蓝纸里的一卷又大又沉的稿纸放在桌上了。

列姆布克的脸红了，他踌躇起来。

“您在哪儿找到的？”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同时流露出一种他无法掩饰但又竭力加以掩饰的喜悦。

“您想想看，它就像这样卷在一起滚到五斗橱底下了。我准是一走进屋里就随随便便地把它朝五斗橱里一扔。直到前天洗地板的时候这才发现，您可是给我派了任务的啊！”

列姆布克严肃地垂下了视线。

“由于您的关照，我一连两夜都没有睡觉。它是前天找到的，我把它放在手头，一直在读；白天没有时间，所以就夜里读。哦，先生，我并不满意：不合乎我的想法。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从来也没有当过批评家，但是我的老兄，我读起来就放不下了，虽说我并不满意！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个……这个……这个……鬼知道是啥玩意儿！您塞进去了那么多的幽默，逗得我哈哈大笑。不过您可真会不露声色地嘲笑人啊！哦，第九章、第十章全是描写爱情的，这我就不内行了；不过倒也写得很动人；读了伊格列涅夫的信，我

差一点哭起来,虽然您把他写得那么细腻……您知道,这很动人,但与此同时您似乎想揭示他的虚伪的一面,是吗?我猜得对不对?噢,可是看了结尾我简直要狠狠地揍您一顿。可您发挥的是什么观点呢?还是早先那种崇拜家庭幸福、多子多孙和发财致富的观点,‘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饶了我吧!您会把读者迷住的,因为连我都不忍释手了,可是这就更糟。如今的读者同从前一样愚昧,聪明人就应该推醒他们,而您……不过够了,再见吧。再一次请您不要生气;我到这儿来是有两句要紧的话要对您说;可您却有点儿那个……”

这当儿安德列·安东诺维奇拿起自己的小说,并把它锁在橡木书柜里了,他顺便向布柳姆使了个眼色,让他悄悄地走开。布柳姆拉长着脸闷闷不乐地走了。

“我并不有点儿那个,我只不过是……心里不痛快,”他皱着眉头嘟嘟囔囔地说,但是火气已经消了,并在桌旁坐下,“请坐,把您那两句话说给我听吧。我好久没有看见您啦,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不过往后您可不要像这个样子飞奔而入……有的时候别人正在忙着……”

“我可老是这个样子……”

“我知道,先生,我也相信您并没有什么打算,可是有的时候别人正碰到一些麻烦的事……请坐吧。”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伸开四肢往沙发上一躺,而且立刻就把腿盘了起来。

三

“您碰到什么麻烦啦?莫非就是这种小事?”他朝传单点了点头,“这种传单您要多少我就能给您弄来多少,我在X省就见识过了。”

“您是说在您住在那儿的时候？”

“那当然啰，总不会是在我不在那儿的时候吧。传单上还带着一个小花饰，顶上画着一把斧头。您让我瞧瞧（他拿起传单）；这不是嘛，这里也有一把斧头；就是这种传单，一模一样。”

“不错，是一把斧头。您瞧这斧头。”

“怎么，斧头把您给吓坏啦？”

“我倒不怕斧头，先生……我也没有吓坏，先生，不过这件事……是这么一回事：这里有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是从工厂里弄来的吧？嘿嘿。不过您可知道，您这家工厂的工人很快就要自己动手写传单了。”

“这是怎么回事？”冯·列姆布克严肃地盯着他。

“就是这么回事。您得盯着他们一点。您这人心肠太软啦，安德列·安东诺维奇；您在写小说。可是这种事却得按照老办法来对付。”

“老办法是怎么回事，您想给我出什么主意？工厂打扫干净了；我下了一道命令，就打扫干净了。”

“可工人们造反了。把他们一个个全都鞭打一顿，事情就会了结的。”

“造反？这是胡说；我下了命令，他们就打扫干净了。”

“唉，安德列·安东诺维奇，您这个人太软弱了！”

“首先，我根本不像您说的那么软弱，其次……”冯·列姆布克又被惹恼了。他抱着这么一种好奇心竭力跟这个年轻人交谈：这个人是不是会说出一一点新的情况？

“噢，又是这位老相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打断了他的话，猛然抓住压在吸墨器底下的另一张纸，那张纸也像是一份传单，显然是在国外印的，不过上面印的是一首诗，“哦，这一份我都背下来了：《一个高尚的人》！让咱们瞧瞧；哦，不错，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在外国就认识这个人了。您是在哪里找到的？”

“您说您在国外见过？”冯·列姆布克猝然一振。

“可不是嘛，那是在四个月甚至五个月以前。”

“不过您在国外见到的东西可真不少哇，”冯·列姆布克用锐利的目光瞧他一眼。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不理睬他，兀自把传单打开，把这首诗大声朗诵了一遍：

一个高尚的人^①

他不是名门贵胄，
他生长在平民当中，
但他触怒了沙皇，
又得罪了凶恶的贵族，
他备尝忧患和折磨，
受尽了酷刑和痛苦，
他到人民中去传播
博爱、平等和自由。

为了鼓动人民起来反抗，
他逃离了沙皇的牢房，
避开了皮鞭、猎犬和刽子手，
跑到遥远的异乡。
从斯摩棱斯克直到塔什干，
人人都在摩拳擦掌，
但愿大学生早日归来，
指引他们把苦难的命运埋葬。

① 这首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讽刺性地模拟奥加廖夫献给涅恰耶夫的诗《大学生》而写成的。这首讽刺性的模拟诗《一个高尚的人》，后来居然被革命者用来进行反政府的宣传，它曾被大量翻印，作为革命传单供人们传阅。

人人都在等他归来，
率领他们勇往直前，
要把残暴的贵族打倒，
还要把沙皇的统治推翻，
把他们的庄园变成公共财产，
再把旧世界奴役人们的枷锁——
教堂、婚姻和家庭
也一古脑儿砸烂！

“您大概是从那个军官那里弄到的吧，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问道。

“那么您也认识那个军官喽？”

“当然。我在那儿跟他大吃大喝了两天。他简直都快疯了。”

“说不定他并没有发疯。”

“是不是因为他开始咬人了？”

“但是，请原谅，倘若您在国外见到过这首诗，后来又在这儿，那个军官那里发现……”

“什么？真是莫名其妙！我看，您，安德列·安东诺维奇，是在考察我吧？您瞧，先生，”他突然摆出一副非常严肃的神情，“关于我在外国见过什么的问题，我归国后已向有关人士作了解释，而且我的解释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否则我待在这里就并非这个城市之福了。我认为，关于我的这一类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无须再对任何人进行解释。这些问题之所以已经解决，倒不是因为我是个告密者，而是因为我只能如此行事。给尤莉娅·米海洛夫娜写信的那些人是了解情况的，他们在信中都说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哦，不过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而我到这儿来是要告诉您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您把您这位打扫烟囱的给打发走了，这很好。此事对我来说至为重要，安德列·安东诺维奇，我对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请求。”

“请求？嗯，那就请吧，我洗耳恭听，而且还要承认，我感到十分好奇。我还得补充一句：您使我感到相当惊讶，彼得·斯捷潘诺维奇。”

冯·列姆布克有点激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跷起了二郎腿。

“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开始说道，“我对许多事情都是直言不讳的，但是对有的事情，譬如说这种事情（他用一根手指敲了敲《一个高尚的人》），我却讳莫如深，首先，这是因为这不值一提，其次，因为我只回答别人问及的事情。在这方面我可不喜欢跑在别人前头；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流氓不同于一个只是陷入困境的正直之士的地方……哦，总之，这就不去说它了。好吧，先生，而现在……现在，当这些傻瓜……噢，当这件事已经暴露出来而且已经落入您的手中，而且据我看来也瞒不过您——因为您是个长着眼睛的人，而且也无法预先料到您将如何行事，而这些蠢材却还在继续蛮干，我……我……哦，总之，我是来求您救一个人，他也是个笨蛋，也许还是个疯子，由于他还年轻，又很不幸，由于您的仁慈……您总不会只是在您自己创作的那些小说里才那么仁慈吧！”他以粗鲁的挖苦语气突然焦躁不安地中断了这一番话。

总之，可以看出他是个直率的人，然而不大机灵也不知道分寸，这是由于他太富于人道的感情，说不定还由于过于拘谨，最主要的，他是个不大聪明的人，正如冯·列姆布克以非常敏锐的眼光一眼就看出的那样，他对此人早就抱有这种看法，尤其是近一周来独自待在书斋里的当儿，特别是在夜间，他常常暗自狠狠地诅咒他，因为他莫名其妙地博得了尤莉娅·米海洛夫娜的青睐。

“您究竟是为谁求情，这一切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竭力掩饰自己的好奇心，威风凛凛地探问道。

“这……这……见鬼……我信任您，这可并不是我的过错！我认为您是一位高尚的人，最主要的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就

是能够明白道理的人，——这并不是我的过错……见鬼……”

这个可怜的人显然控制不住自己了。

“最后您总会懂得，”他接着说，“您会懂得，要是我向您提到他的名字，那我就是把他出卖给您了；我岂不是把他出卖了，不是吗？不是吗？”

“倘若您没有决心说出来，那我怎么猜得到呢？”

“问题就在这儿，您总是拿您这个逻辑来驳倒别人，见鬼……好吧，让他见鬼去吧……这个‘高尚的人’，这个‘大学生’，他就是沙托夫……就这些！”

“沙托夫？您说沙托夫，这是什么意思？”

“沙托夫就是这份传单里提到的那个‘大学生’。他现在住在这儿；过去是个农奴，哦，就是他打了别人一个耳光。”

“我知道，我知道！”列姆布克眯起眼睛，“但是，请原谅，说实在的，他究竟有什么罪过，最主要的是，您请求我做些什么呢？”

“我请求您救救他，您明白吗！八年前我就认识他了，说不定我还可以说是他的朋友哩，”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怒不可遏，“哼，我无须向您报告我过去的生活情况，”他挥了一下手，“这一切都微不足道，这一切不过是三个半人的事，就是把国外的人叫来也凑不够十个人，而主要的是，我是寄希望于您的仁慈和智慧。您会明白的，而且会亲自正确地处理好这件事，不会用天晓得的什么办法去处理，您会把这件事当做一个狂妄之徒的胡思乱想……他的狂妄是由于不幸；请注意，由于长期的不幸，并不是鬼才知道的什么前所末闻的颠覆国家的阴谋！……”

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嗯。我看他对这些印着斧头的传单是负有罪责的，”列姆布克几乎是威严地总结道，“不过请原谅，倘若只有他一个人作案，那他怎么能既在这儿，又在外省，甚至还在X省散发这些传单，再有……最后还有最主要的一点：传单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我不是对您说了嘛，他们显然一共只有五个人，也许是十个人，我哪能知道呢？”

“您不知道？”

“我怎么就会知道，岂不是见鬼了？”

“可是您总知道沙托夫是同谋犯之一吧？”

“唉！”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挥了一下手，仿佛要避开询问者那咄咄逼人的锐利目光，“那好吧，您听着，我把全部真相都告诉您：关于传单我是一无所知，也就是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真见鬼，您可明白，什么叫一无所知？……噢，当然，那个少尉，还有别的什么人，还有这里的一个什么人……也许还有沙托夫，还有一个什么人，也就是这些人了，一小撮败类……可我是来为沙托夫说情的，应该救救他，因为这首诗是他的，是他自己的作品，而且是通过他在国外发表的；这一点我是一清二楚的，至于传单的事，我压根儿毫无所知。”

“既然诗是他的，那么传单也肯定是他的。不过您究竟有什么根据来怀疑沙托夫先生呢？”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就像一个完全失去耐性的人那样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子，从中取出一纸便条。

“这就是根据！”他叫道，把便条往桌上一扔。列姆布克打开便条；原来这张便条是半年以前从这里写往国外某地的，便条很短，只有两行：

《一个高尚的人》我在此不能发表，而且我什么事也干不了；请把它送国外发表。

伊·沙托夫

列姆布克目不转睛地瞧着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说得不错：他的神态有点像一头公羊，有的时候更是特别的像。